天風報

第一千零六十號
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認為新聞紙類
訂報價目　每月四角五分　半年二元五角　全年四元五角　外埠同價　零售每份大銅元三枚　郵票九五扣
社址　天津法租界華中路　電話三局第二二六三號
廣告刊例　每天每方寸洋五角　三方寸起碼　二天以上遞減　長期面議　價目表承索即寄

日軍擾熱由朝陽分三路進攻　經我夾擊退至駱駝營子相持

【二十二日北平電話】朝陽方面日軍，昨晨六時起分三路向我進攻，一路攻南嶺，一路向恭牛營子，一路攻北票，兵力在三千人以上，至正午兵力增加，三路同時猛攻，我軍董旅王營等部奮力抵抗，扼守陣地，至下午三時砲火稍停，入夜日軍復大舉來犯，經北票附近義勇軍李海青及南嶺之韓雲浦兩部抄至日軍後方，與敵激戰三小時，日軍腹背受敵，退至駱駝營子，刻仍在相持中。

【二十一日熱河電】湯玉麟昨通電報告戰情，大致云，馬（二十一）日午前六時，朝陽寺之敵步砲連合，附裝甲車七輛，坦克車四輛，飛機四架，向我董旅南嶺陣地猛衝，同時對我恭牛營子陣地迂迴攻擊，與我南嶺二百十四團之張營，及向南嶺接防前進中之二百十三團王營，正激戰中，至馬（二十一）日午刻，敵軍增加至三千餘，砲聲甚大，我軍龍口北營子附近陣地，死力抵抗，查錦義之敵主力甚厚，確有總攻熱河企圖，決非局部之衝突云。

國聯大會　對報告書決可通過

組織談判委員會事十國意見已趨一致

【二十一日日內瓦電】特委會於大會散會後三十分鐘即開會，關於報告書第四部建議規定，組織談判委員會事，審議結果，該委員會德、英、比、法、意、西班牙、愛爾蘭、捷克、葡萄牙、荷蘭等十國，意見已趨一致，並討論二十四日大會手續問題，即決定二十三日再行開會。

【二十一日日內瓦電】一般觀察，星期五日國聯大會，對報告書可以通過，因十五條載明，經過大多數之贊成，報告書即可採用云。

【二十一日日內瓦電】二十四日大會，預定午前十時開會，午後繼續會議，限一日完結，討論熱河問題，會議時僅中日兩國代表發言。

協助侵略　軍火運日係

倫敦之正論

【二十一日倫敦電】新聞報稱，國聯代表世界正論，至少能作之事，即為禁軍火運日，中國情形則不然，中國購買軍火係在自衛，供給日本軍火，則協助侵略，為世界公論所不許云。

駐日法使

【二十二日北平電話】法國駐日本大使瑪泰爾氏昨到平，今日到平，據其漢文參贊韓德爾談，瑪氏因其夫人在平，將偕其夫人同返東京，外傳大使此來負有調解中日糾紛使命，是否屬實，尚不得知云。

傳作義談

晉綏將領同具抗日決心

【二十二日北平電話】綏遠主席傳作義及高光庭，今日由晉到平，據傳談，晉綏將領對抗日俱具決心，此次抗日救國為中國前途之大好轉機。

全國分十四監察區

已派定兩監察使

【二十二日南京電】今日中政會，孫科主席，通過議案，任命熊育錫、王乃斌、楊天驥、朱霽章、曾道、楊　天等為監院委員，又劃全國為十四監察區，並先行特派周震鱗為第十監察區（熱察綏），劉守中為第六監察區（晉陝）監察使。

河北全省體育會議

三月十五日開會　教育廳已開始籌備

河北省全省體育計劃，自教廳督學趙文藻視察各縣體育後，已有大致辦法，惟尚須經過一度討論，即按步實施，由悉教育廳體育委員會已定於三月十五日召開體育會議，即可將上項計劃付諸審核，關於開會已開始籌備，日內即通知各委員如袁敦禮、董守義、章輯五、張伯苓諸君均請參加，並請擬實施提案，一併討論，另據教廳負責人談，此次會議，純係約集專家討論，並不召各縣教育局長列席，俟通過計劃後，即行通令各縣實行，一刷本省沉悶之體育空氣云。

高地兩法院

整頓看守所

高等地方法院以現時看守所地狹人稠，而籌劃中之大規模看守所，一時又難實現，故將現時之看守所加以整理，擬補修各房舍，以使容量較大，現已開始查勘進行云。

密蜂的後身

花叢作誠

李寶林，素好冶遊，二十二日上午二時許，入南市東仁巷雲鶴堂訪識妓女張美玉，正入座飲茶，適有鄰友在院呼喚美玉，美玉當即向李告便，外出會友，及入室，竟見李寶林在室中將美玉之衣箱打開，正欲竊物，美玉情急將李抓獲鳴警，帶歸一區一所，轉送公安局訊辦。

一年兩個姓

女壻昧良生出奇談

張乃昌，年五十一歲，妻宋氏，年四十九歲，夫婦只生一女，名大傻，由友劉光介紹招周寶興為壻，言明命周改為姓張，所得子女均姓張氏，不料日昨周突向岳父要求暫準復其周姓，半年後再改姓張，張夫婦當即拒絕，其妻亦指其昧良，因之爭執，同歸四區五所訊辦。

一家皆濁惟她欲獨清

李李氏不願為娼請求婦女會救援

李李氏，家住後經，係李樹亭之妻，樹亭有兩姊，均為暗娼生涯，樹亭即在中長姐處當夥友，見是項生意甚佳，逼令李李氏為妓，李李氏未允，故時受樹亭及夫姐虐待，不與飲食，遍體打傷，民國十九年復約密友，議將李李氏變賣，事為李李氏知悉，逃回母家，在法院請求脫離，樹亭乃不時到李氏母家爭吵，氏不堪其擾，特呈婦女文化促進會請援，該會已據呈調查，以便援救云。

國貨協進會

昨正式成立

本市國貨協進會，自經王文典君發起以來，參加入會者極為踴躍，茲聞該會許可證，昨已由市黨部頒發，現正着手積極進行，關於提倡實業，及救助國產，擬有具體方針，即日開始逐步實施云。

蜀山劍俠傳（二三四）

還珠樓主

傷耳一聽，大殿中人聲嘈雜，好似爭論什麼，也看不見被紅砂困住的青年男女，在什麼地方，正要探頭往殿中看去，忽地一道青光，從殿中飛將出來，石玉珠何等機警敏捷，連忙運動自己劍光迎敵，才一接觸，便將敵人飛劍斬為兩截，餘光如隕星一般，墜下地來，石玉珠不知殿中是仇是友，剛要退轉身去，忽聽腦後一聲斷喝道，峨眉後輩休得倚勢逞強，反覆無常，你們既不守信義，休怪老僧辣手，話言未了，大殿內又飛出七八個人，將石玉珠團團圍住，石玉珠定睛一看，正是法元智通紅德龍飛蘇蓮柳燕娘這一干人，說話的那一個和尚，生得面如滿月，身材高大，正是那黃山紫金瀧暫居的曉月禪師，那龍飛本打算與曉月禪師紅龍寒溫之後，便往密室去，石玉珠的快活，現在見他脫身出來，好生詫異，那石玉珠見了仇人，本要難為他們，只不過眼前人多勢孤，他們俱都是同惡相濟，難免不吃眼前虧，只得暫時隱忍，九天燕娘，本是在殿中與龍飛談話，忽見月光底下，映出一個人影，疑是峨眉派中人還有餘黨在此，便想趁個冷不防，給來人一個暗算，好遮掩才戰敗之羞，他練的原是兩口飛劍，頭一口劍，已被金蟬斬為兩斷，這口劍又毀在石玉珠手內，欲待不依，自己能力有限，不敢上前，惟有心中懷恨而已，法元正恐石玉珠被龍飛所困，又不聽勸解，異日難免再與我黨結下深仇，留下隱患，今見也安然逃出，好生痛快，便裝作不知前情，搶先說道，原來是石道友，俱都是自己人，我們到殿中再說罷，石玉珠見曉月禪師之後，便隨同進了大殿，石玉珠留神往殿中一看，祇見殿中情形，很是雜亂，紅砂成祖柳宗潛業已被人腰斬，受輕重傷的，有好幾個，一干凶僧，正在忙着成殮屍身，打掃血跡，才知道了一之言不假，適才一個晴夜霹靂，一會功夫，來人便在時退去，眞是神妙迅速，心中佩服已極，大家入座之後，石玉珠便問法元，怎麼今晚會傷了這許多人，法元聞言，長嘆一聲，便把經過說了一遍，作者一枝筆，難寫兩家話，峨眉派小弟兄們，如何的大鬧慈雲寺，以及如何出險，這些熱鬧情節，祇得在這裏補敘，諸位欲知其詳，看我寫來，閒話少說，書歸正傳，原來今晚峨眉派小弟兄們，無形中暗自分成兩組，各自為謀，頭一組又分成兩起，第一起是金蟬與笑和尚，二人自從在辟邪村雲清觀外的樹林之中，按照預定計劃，商量停妥之後，笑和尚說了一聲慈雲寺再見，不等經雲孫南二人答言，一手拉了金蟬腦袋一幌，縱起劍光，不消片刻，便到了慈雲寺，久聞各位前輩劍仙言說，慈雲寺機關密佈，入緊要重地，就是精通劍術，也難免身入羅網，因此不敢大意，到了寺前，便看出五行生剋，

此中人　續集

書後的跋（六五四）

何海鳴

這一部小說，從十九年九月裏寫起，寫到如今廿二年二月中才完，眞是王大娘的裹腳帶子，又臭又長，自己看看也不滿意，然而一天一天的寫下去，居然也寫完了，擱下筆來倒抽一口冷氣，既不是因為大功完全感着愉快，也不是寫得太多了感着無味的疲乏，只是還有些未盡之言，想緩緩氣兒再說完它。

在初寫時，曾經戴上一頂小帽兒，說是倡門小說，其實我見了這個名詞，就十萬八千根汗毛一直站班，惶悚得了不得，因為小說就是小說，戴上娼門二字，是何等的狹窄，又不免近於賣野人頭，矇惑人，然而仍是寫的這個，以一家倡門中幾個小姑娘為經，夾寫些的人物作緯，好像還是非賣弄這一套不可，那還說什麼呢。

這又因為現代中的社會小說，總易於扯到倡妓社會裏去，在根本上，這並還是中國社會問題最重要的一點，若特意的開不寫這些事進去，似乎還沒有別的可以點綴，但我的話只說到這兒，決不配在此討論娼妓制度，而只能寫出一些現實。

從這部小說那幾個可憐的主角的下場，作一種檢討，已很顯明的展示在那兒，只有兩種公式，其一是死，其一便是消極的頹廢的苟延一息的仍在苟且偷生着，與呻吟掙扎着，即是梅紋那樣變成了最時髦的人，立志要奮鬥，立志要新生，也終是事與願違，未必能辦得到，書中雖未再交代，然而從妙道那幾句洞中說要的批評看來，後事也便可想而知了。

如此的難於振拔，這種的人生，也未免太無望了吧，可是一般的人生，也都沒有多少成分是有望的，而一般人為尤甚，這或者還值得再試一尋思罷，不過尋思又只是一種尋思，做小說的決不敢啓示什麼方法，也仍是未完之完了。

尚可尋思，與未完之完，這便是一句總跋，多餘的費話也不說啦，此外還一點關於結搆上的小節目，本書因隨時寫作，疵漏之點甚多，每一回的字數，也或多或少，太不齊一，若要把它弄得像個樣，還須破費些工夫，重加修正，尤其要重行拆卸，另編章回，換一換新面目，但一時尚談不到，且先在這兒向讀者道歉罷。



旋風

舊都故事鱗爪

捉影

十五年前，某報載大清門上，原有一匾，書大清門三字，迨中華民國成立後，擬換新匾，詎料背面已書成中華門三字，一時傳爲奇事，相傳舊都內城爲劉伯溫所造，城高三十五尺五寸工尺，周四十華里，並設有五鎮，八卦，媒山，炭海，倉庫等，工事計劃宏大，無與倫比，西城大鐘寺爲西鎮（庚辛金），廣渠門之黃木廠爲東鎮（甲乙木），雞鳴潭爲北鎮（壬癸水），永定門外之燉墩（或名南鎮）爲南鎮（丙丁火），後門之煤山爲中鎮（戊己土），以上爲五鎮，大柵欄西之楊梅竹斜街爲八卦，三海之底完全爲炭底，故名炭海，李鐵拐，王廣福，櫻桃斜等，自北京兩字鐫於後門外石橋下，但如今改稱北平，不知此二字已改鐫否，又自北京改稱北平以來，國事尤不順利，（類如京奉路改爲平奉路，因字意不吉，又改北甯），燕京八景，居庸疊翠（居庸關），玉泉趵突（玉泉山），太液秋風（太液池），瓊島春陰（瀛台），蘇門烟樹，西山晴雪，盧溝曉月，金臺夕照，阜成門又名平賊門，蓋當時明末闖賊係由此門而遁，其南壁上尚有手印之遺跡，後改爲平則門，又城內有追賊胡同，亦爲闖賊逃時經過之地，後改名錐子胡同，中華民國成立後，東華門改爲經文門，西華門改爲緯武門，東城有官茅厠胡同，因名不雅，今改爲官帽司胡同，但其他不雅之名甚多，如褲襠胡同，狗尾八胡同，牛血胡同等等，不知應如何改法，北平城東，有八里橋及三間房兩地名，因戲有對聯云，「八里橋何足八里，三間房豈止三間，」

蓮癖效顰錄

素聲

有方字蓉後裔，生平崇拜蘭芳，直有如王次回所云，「願作君家涂掃隸，一生長拜美人圖」之狀況，走狗之呼，不嫌于當面，逢人必呼之曰晚老，不敢直呼其名，以表示其小山之仰，雖著籍于八[illegible]中，而獨不善于其國俗，結褵以後，自[illegible]其生無淨福，不及漢族之一鉤新月，[illegible]于[illegible]席之間，樂甚于畫眉，中年喪偶，幸滿漢通婚之禁，宣告解除，立志鸞膠之續，非舊式漢家莫屬，有爲之執柯者，以纖纖足下爲前提，紅絲始繫，雖金張門第，不輕製新詠于玉臺，果獲如願，每自[illegible]于人，譬梅花之幾生修到，並暗[illegible]其愛[illegible]之意，開纏足之禁，中中而言，謂[illegible]線美蓋爲所[illegible]沒矣，

又稱人某性方正，供職秋曹，不可干以私，獨[illegible]足步步生蓮，能軟化其廣平鐵石，娶婦三寸裙底，弱不禁風，幾經萬錢之選，子女必令作窅娘之束，可[illegible]上離，垂爲家範，小星之納，兒[illegible]之定，嚴格相繩，非經妝城之杞[illegible]，不獲中式，下至婢女，亦惟是生[illegible]爲[illegible]藕之[illegible]，令之搖曳生姿，藉以賞心悅目，甚至[illegible]傭女僕，其本自天然者，概屏不錄，[illegible]作俠邪遊，遇舉趾纖妍之[illegible]，不分[illegible]燕，覿面情生，否則[illegible]縱傾城，曾不肯及，友好中以其生性愛[illegible]，目爲蓮子第二云。

哥哥你對了

伯龍

讀萬君「哥哥你錯了」大文，深服博識，無任欽感，按「馬與驟交」一語，應易驟爲驢，雖得之傳聞，然係一時筆誤，非古人我欺也，承不棄下愚，爲之正謬，一字之師，拜賜多矣，雖係人人盡知之常識，倘因訛傳訛，盜名欺世之責，罪且不逭，山句「垂老未諳屬驢券，一生誤讀相牛經，」斯眞可爲龍詠也，第大作標題詩哥二字，德能鮮，殊弗敢承，設係用「坐[illegible]」一劇之口吻呼之，其音應作「哥兒」，例以括觚括之，今既未加以括觚，恕不以「宮主」爲報，或曰哥哥相對爲「妹妹」，當書「妹妹你對了」，發貽輕佻之譏，非所以答清諱之[illegible]意耳，曾稱謹以奉聲，尚祈笑納幸甚，

竇爾墩考證

何如

竇爾墩是河間府有名的大盜，據紀曉嵐閱微草堂筆記所載，竇爾東，非爾墩，河間府獻縣人，與曉嵐同鄉，兄名大東，爲人尤橫霸，二東性好奸淫，每見好婦女，夜輒逾垣盜之出，至天曉，仍送還，如其家執械拒之，殺傷必多，且被盜之婦，亦久據不歸，二東雖好色，然遇正直之婦，以禮責之，二東也能服善言，即送之歸，或言竇二東，即綠野仙踪之連城璧，則荒謬無稽之言，至竇所據之連環套，在朝陽寺山，嶺套嶺，非本地人熟於路徑者，鮮不有迷途之嘆，去歲老北風即據此處，敗退日軍，現在何民魂唐聚五所率義軍，就在此處設險，抵抗日軍的進攻，不過地名古今互異，所以連環套本名反爲人所忽略，至平劇所演的連環套，戲劇本非歷史，所以這事便不能確定，一說連環套在喜峯口，或者地名相同，

要人身價

稔農

保險事業，在中國頗稱發達，各界人多，津沽重者頗多，商人多重水火險，蓋其關係財產也，富翁則例重壽險，蓋天壽也，除此二種以外，他種則少見，要人中保壽險著亦不乏人，某君有曆任秘書等要職，深知大人等之起居，據云，陳公博夫婦曾保壽險，十萬金，而保額最大者，其數尤推孫哲生夫婦，與公司定爲二十萬元，每年納費約保期二十年，在二十年期約七千兩，滿後，二十萬元保險費可全部償還，

春風八詠舊詩錄

聲摩

葉君菘漁有春風八詠，其詠簫一首云，「上口原難慢度腔，秦臺簫史屬[illegible]郎，玉人嫋嫋誰教曲，君子陽陽自執簧，卿意云何評竹肉，我聞如是叶宮商，嗚嗚月底空修譜，[illegible]婦孤舟欲斷腸，」其詠鐺一首云，「絕妙天然兩足鐺，個中滋味細人嘗，依卿作犬成仙易，呼我爲貓餂粥香，三寸舌尖教仔細，一低頭處笑郎當，吮癰舐痔尋常事，何似推陰胯下王」，其探窰一首云，「指頭禪悅說華[illegible]，唱到探窰菊部班，何必[illegible]床[illegible]死，居然帶[illegible]暗[illegible]關，不毛得地[illegible]難[illegible]，着手成春句忍刪，莫更對言姚又汎，再休妄語石爲頑，」其澆燭一首云，「銀樣新翻素女圖，留髭輕解綉羅襦，替人莫漫垂清淚，灌頂居然乞醍醐，火鳳倒飛燒赤壁，蟠龍銜燭照玄都，上頭夫壻嬌難撒，只合今生署燭奴，」其詠鏡一首云，「恰對菱花可奈何，美人雙夢抱雲和，隔牆暗笑誰家聽，非杵偏敲子夜碧，一度春風梳髻罷，二分明月入懷多，小姑居處宮如蝎，顧影相憐手更搓，」其刮鍋一首云，「此身甘襲旻羹侯，不著先鞭未肯休，前度銷金人已去，後來櫟釜嫂應羞，只求竈下稱斷[illegible]，却讓東方作上頭，我自呼名同小鳥，得風流處且風流，」其當爐一首云，「痴情方寸已如焚，話到當壚敢怨君，滌與漁童煎太急，婿爲犬子辱何云，牝盧[illegible]金條脫，調轉空翻白練裙，祇是麗華憔悴損，後庭一曲忍重開，」其詠[illegible]一首云，「居然問鼎引春秋，此恥都難雪左邱，指鹿[illegible]行籌，聞聲勢分三足笑，標背應呼儒謨會王孫滿，心事苦，子牛，莫[illegible]調[illegible]流，」此眞紅氍毹上太風[illegible]，慧業文人不絕妙好詞，非[illegible]，恐又逢鉄辦，綺語之呵一過，襆之秀，不佞轉錄於世，實不忍秘之枕中，不與閱者共讀也，拔舌地獄，願陪作者同遊，

名花情霞老六倩影

金陵花刧

一笑自首都寄

首都娼禁未開，惟佩有符者，有時可特別通融，記者曾親見羣樂某歆女出局中央飯店第四一二號，値查問者來，以室主雖便裝，而爲衛士頗多，輒望望然去之，蓋房亦不覺爲之至披唇微笑也，然最近有武裝同志，竟告失風，下關惠陽里，有某聯歡社者，原爲某部高級職員之俱樂部，近來常召私娼往遊，且[illegible]之以鴉雀之戲，當地警局久已側目，最近乃派大批偵卒，候於巷口，經暗娼金愛花，十三紅，許翠芳等發覺，乞助於己者，遂喚來汽車一部，擬冒充官太太而出，甫出里未數武，即被邏卒捕去，令各罰金完事，按逮捕私娼，必須連客人帶局，今使三娼女受片面之罰，於彼聯歡社中人物，乃亦無可如何云，

綺思遐想齋隨筆

龍

古人穴居野處，交不擇地，與禽獸隨氣候之衝動，（俗謂二八月，貓叫春之類），率性而爲無異，雖古代帝王，荒淫好色，如夏桀，商紂，僅知貪戀寵姬，（妹喜，妲妃之流），並無奇世駭俗，驚人傑構，惟私家記載，稱隋煬帝迷樓風月，差足動人耳，至於白晝宣淫，則視同大逆不道，依古訓昭示，雖丙夜，亦應滅燭下帷，深藏秘鎖，間或絳炬高燒，[illegible]燭其隱，非教坊粉頭，即邯鄲倡婦矣，

國術名人錄

聲鐘

關東劉普航

劉普航，奉天海城人，本爲綠林之傳，即所謂紅鬍子者也，後於海城大高坎廟中爲道士，自號普航道人，好廣納交，其武功尤非常人所能及，舉止豪邁，絕非碌碌者，不過隱於黃冠耳，素有阿芙蓉癖，身體命瘦，不修勳勤等事，專習易筋洗髓法，早晚不輟，且其手上功夫，造詣甚深，嘗見其院中有碑碣，抓有五指痕跡，深約寸許，用手向柏樹上稍一抓，即脫木皮寸餘，此非異術，乃日日向石碣抓摩數次，日久生效，即所謂水滴石穿，繩鋸木斷，以其經年累月無少間斷故也，苟持之以時，操之以恆，功無不成者也，後謝絕芙蓉，脫卸鶴氅，投身軍伍，在吉林督軍孫烈臣幕下勦匪捕盜，立功非淺，

晨興偶賦

胡藝秋

披髮吸晨爽，曦光破春雪，荒山遠瀰瀰，林表鳴鵾鶡，塞草極煙蔓，繁華融戰血，佳兵廢農事，流亡或死別，村居哀生民，因國脈絕，疆廣夜秣馬，勝負未終決，何當東出師，丕補金甌缺，

風聞

■李德里宴游別墅花索珍老八，近日容貌姣艷，談吐風雅，而曲線之美，尤可稱首屈一指云，

■東馬路正陽樓飯莊，新來二號招待張愛蓮，平產，眉目含情，言談溫柔，故每日小費，收入甚豐，

■新旅社後小壽書寓老二，嬌小纖削，宛然小家碧玉，工青衣，日前聆其玉堂春一折，極爲動聽，

■同慶三合班王少茹老大，絳頰翠眉，長髮披肩，喜着素服，愈增風韻，某富翁識之，稱爲佳材云，

■同班王鳳來老二，面龐嬌艷，眼波澄澈，見人一笑，梨渦淺露，尤令江郎魂銷矣，

■平凱，天順樓女招待甯桂珍，現已移於鴻賓樓謀生矣，

代郵

亭蓀君，示悉，容有暇會，乞明日下午枉駕一談，

編者